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六

文章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

洙曰河北有五臺山。鄭曰五臺山各今在河北其山五巒環秀巍然俗謂之五臺仙人之都

也業白出石壁

趙曰此言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佛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業嘗曰當勤

修白業。大觀曰石壁字暗使列子載趙襄子狩於中山有一人從石壁出隨煙上下

余亦師黎可身

猶縛禪寂

洙曰師黎善詩。修可曰黎可乃六祖僧黎及慧可二禪師黎傳法偈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

下種花地盡無生可傳法偈本來緣有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二人乃禪中祖師故子美既之非師黎善能詩者也。趙曰黎則僧黎可則慧可傳燈云正與達磨世次相接按公方與許

生共孝性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字出佛書其語曰貪著禪未是菩薩縛縛禪則不能解也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

此言有何因階得子垂方便之行巧以為之匹也洪離索晚相

此言有何因階得子垂方便之行巧以為之匹也洪離索晚相

逢皇曰記檀弓吾包蒙欣有擊洙曰易九二句誦詩渾洙曰

混一作遊衍四座皆辟易洙曰皆一作俱項羽傳項羽瞋目應

手看捶鈎鄭曰捶子果切又之累之睡二切。洙曰莊子知北遊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

巧哉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

不資焉注拈捶鈎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都無懷則物來皆應大馬司馬也郭云捶者拈捶鈎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或說云江東

三魏之間人皆謂鍾為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清心聽

鳴鏑洙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應劭曰鏑箭也左思詩邊城苦鳴鏑陸機鳴鏑自

相知。趙曰黃魯直云新詩如鳴弦孟精微穿溟滓鄭曰上

出於此也。鄭曰鏑丁歷切矢鋒也

下戶頂反。洙曰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溟溟注與物无际。趙曰禮記致廣大而盡精微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溟鴻舊注引莊子大同乎溟溟注云自然之氣然終非本出杜公不飛動摧霹

敢倒用也。師曰謂詩之精微與天地之氣相貫穿



靈

洙曰公羊注曰雷疾而其甚者為震震與霆皆謂霹靂也

陶謝不枝梧

洙曰陶潛謙

連之徒也前漢項籍傳即帳中斬宋義頭諸將龍言服莫敢枝梧如

淳曰枝猶枝梧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斜柱是也○
師曰霹靂雷霆之威謂詩思飄然飛動雖
霹靂之威亦為摧沮足見詩思之壯也 **風騷共推激紫鸞**

自超詣

洙曰紫鸞當作紫燕字之誤也西京雜記文帝自
代還有良馬九皆天下之駿其第五馬名紫燕 **翠駃**

誰前別

洙曰爾雅駃如馬倨牙食虎豹管子曰相公乘馬虎望
見而伏公問管仲管仲意者君乘駃馬公曰然仲曰駃

馬食虎豹故疑焉紫燕良馬名也莊子曰治馬者燒之別之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聞**

蘇曰義之一曰披襟立池上無語羊欣曰人莫知君意何也○趙
曰寥聞寂靜之義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何坊禁之寥闕對長夜之
燕永○剪曰未句豈非傷無知已者乎

贈蜀僧問丘師兄

彥輔曰太常
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

洙曰左思蜀都賦於嚴渠內函要害以膏腴○田曰太
平御覽載張孟蜀都賦注云銅梁山一名也按其山有剡枝竹東西
連亘二十餘里山嶺之上平整遠絕諸山此獨秀也止在合州界

籍籍名家孫

洙曰表陽西白馬篇籍籍關外來車徒
鳴

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洙曰左太沖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世試其英樹鬱若相如皜若君平

王褒暉暉而秀發揚子含章草而挺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

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洙曰楊子雲上長楊賦聊因
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

為主入子墨為客卿以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洙曰謝玄
暉直中書

省紫殿 **世傳問丘筆**

師曰問丘文
筆號為大手

峻極逾崑崙

洙曰禹
本紀曰

白水渾

洙曰西都
賦琳珉青

乃龍飛白水鳳翔參號 **青然火雪嶺東**

災去一作出○沈曰雪 **碑碣舊製存**

鄭曰碣巨列切○田
曰東蜀牛頭山下有
問立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

書寺今改為天寧羅漢禪院 **晚看作者意**

趙曰鄰生見王道詩歎曰
晚見作者妙意○梅曰作

均也者指妙絕與誰論賦歌能妙絕吾祖詩冠古鄭曰冠古玩切同

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深出地注小子

思疎闊豈能達詞門蘇曰宗載讀淵明詩卷歎曰小子疎

世之真儒窮愁一揮淚泣曰愁一作秋陸士衡揮相遇即諸

昆我住錦宮城江曰成都記錦城以兄居祇樹園鄭曰祇

二因緣須達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地近慰旅愁往來當

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

旅敦魯曰敦厚也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明結廬在

人境而元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是闌車又繼以闌夕

語法華經又以軟語一云言詞柔軟漠漠世界里作空驅驅爭奪繁唯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濁水而不為汚濁所累也如語云

而不溜田曰圓竟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

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寔有五色圓竟字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亦

猶如是觀無量壽佛經云諸天童子摩尼以為纒絡光昭百餘里

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

以三十萬易之而去師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

垢甫奔走盜賊間健美問立不為汚濁所累故云云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任客見白文章乃歎曰子謫仙

也人筆落驚風雨風雨言敏速也詩成泣鬼神感鬼神

一朝伸蘇曰李白墓銘云公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吟公鳥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

文彩承殊文彩承殊澤流傳必絕倫文彩承殊

龍舟龍舟

移掉晚獸錦奪袍新洙曰白外傳云白白日來深殿青

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洙曰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不為遇

我宿心親洙曰宿一作夙與子未負洙曰一幽棲志兼全

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洙曰嗜酒好也楊醉

舞梁園夜洙曰雪賦梁王不悅遊於行歌泗水春洙曰孔子

水之上泗水今泗濱是也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處士欄衡俊洙

平原處士欄衡字正諸生原憲負原憲貧注洙曰見難甘稻梁求未

足洙曰廣絕交論蒼葭以謗何頻鄭曰蒼於記苾養里切○洙

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喻白之遇也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洙曰見雲

風壤帶三苗注幾年遭鵬鳥洙曰賈誼作長沙王傳不得志獨泣

向麒麟洙曰王翰古峨眉北朝暈蘇武先還漢洙曰見

臣回董公豈事秦洙曰夏黃公也見楚筵辭醴日洙曰

引申白梁獄上書辰洙曰白坐事下潯陽獄鄒陽已用當

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

波隔乘槎與問津洙曰博物志有居海者八月乘杳而

送竇賈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賈子才縱橫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綸錦宮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趙曰言文章垂不朽之事作者

皆殊列名聲豈浪垂洙曰言以文章騷人嗟不見洙曰

言文章者謂文至於文月梁之間亦而為風騷矣○趙曰指漢道

盛於斯相如劉向王褒之屬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師曰文章

惟漢為渾厚森嚴故曰漢道盛於斯心從弱歲疲**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曰

綺麗騷人之作也。趙曰文章至於後賢兼舊利**法自儒家有心從**一作利後之

作者兼騷人之賦也**歷代各清規**趙曰所謂清規也

弱歲疲趙曰公自謂也吾之用心**永懷江左逸**晉元帝度

江所都也阮藉之流文多尚逸。趙曰江左則**多病鄴中奇**

宋曰病一作謝勣魏所都文帝好文故作者多尚奇**駉驥皆良**

馬麒麟帶好兒趙曰麒麟之子仍是**車輪徒已斲**莊子曰

桓公讀書輪扁以為聖人之糟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且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得受之於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已陸士衡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也**堂**

構惜仍虧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謾作潛夫論**漢王符

字節信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虛傳幼婦碑**操曰曹

脩讀曹娥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曰脩解得操行三十

里乃悟云黃絹是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

妙好辭與揚合操曰有智无智校三十里**緣情慰漂蕩**曰

文賦詩緣**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才。趙曰公雖為

情而綺靡**一枝**沖巢林棲一枝可為陸士模**塵**

自謙蓋亦自**飛棲假一枝**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物也言避患難不暇

耳。趙曰言棲托於夔**蕭瑟唐虞遠**以沈休文論唐虞

州之地如此非有譬托**聯翩楚漢危**既非一躰魏製晉造固亦二躰。趙

曰傷戰爭**聖朝兼盜賊**曰言前有安史今有吐蕃是也**異俗**

更喧卑楚人為異俗喧卑置雜貌**樹鬱鬱星辰長劍**華及登

樓望見牛斗間有異氣乃鄴城寶劍也蒼蒼雲雨池洙曰周瑜傳蛟龍得雲雨

其所以美自喻失兩都開幕府也洙曰兩都東京西京萬寓插

軍麾洙曰謂天南海殘銅柱洙曰馬援勒功銅柱趙曰

南時立銅柱而勒功其上也東風避月支洙曰匈奴傳東

師曰恨無人立功如馬援也音書恨鳥鵲洙曰西京雜記乾鵲

鵲之不號怒恠能罷洙曰苦寒行能罷對我蹲。稼穡分

詩興洙曰役於營生柴荆學士宜洙曰習其故山迷白

閣秋水憶黃陂洙曰白閣黃陂開中山水趙曰白閣則終

不敢要佳句鄭曰要愁來賦別離趙曰言夫鄉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趙曰庾信文章綺

賦尤見稱於世調若相如作今人啾點流傳賦田曰于寶晉

而相詬病矣不覺前賢畏後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有

尚謂之庾肩宿李後生竟相模範每有一文出京楊王盧駱當時體

後盧以疾投頰水卒楊卒官駱以輕薄為文晒未休趙曰

之文大率浮麗故公以為輕薄為文而晒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歐曰唐史李敬玄稱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識後文藝勳等雖有文才而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洙曰謂漢魏文雖

全尔。趙曰此篇文卒照隣与勃也言漢魏之文龍文虎脊

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盧王之文比之為劣皆君馭

可曰漢天馬歌驕駟駿驥龍文虎脊武帝時西域大宛

皆君馭洙曰龍文虎脊馬之駿異者皆君馭言皆得逸才修

馬虎春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梢也歷塊過都見爾曹鄭曰過古禾切○朱曰見李並盧王敏注

王侯須過都越國蹶若歷塊○趙曰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之馭然或過都而蹶則猶不為不良馬也爾曹指盧

王矣○師道曰言逸足過都如歷土塊之易也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荈

上趙曰郭景純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交相暉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未制手鯨魚碧

海中朱曰言今之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趙曰公自負其出羣雄者如制手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隳籀攀屈宋宜方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朱曰屈原宋玉言其文才足以方駕並驅也○趙曰此公之志也公必欲追逐屈原宋玉而與之並駕者唯恐不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駢體格輕麗公所不取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

雅夢符曰右按南史徐陵多變舊體有新意又北史吏信父有言與徐陵並為東宮學士又薛奇艷世號徐庾躋後進競相

模轉益多師是汝師趙曰茲裁納之以近風雅亦無常師必多求前人所最長者為師耳○師曰遞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為輕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躋倡先者多師言意尚不一也

解悶五首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果實門二首見絕句

沈范早知何水部朱曰謂水部郎中薛據沈約范雲見能詩何水部注曹劉不待

薛郎中朱曰曹子建劉幹薛據也○趙曰若薛前在省部今在荆若薛據皆恨不與曹子建劉幹同時獨當省署開文

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趙曰若薛前在省部今在荆南有江湖之樂斯為李釣翁

李陵蘇武是吾師朱曰此之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陵孟子論文更不疑

蘇曰顏延年云李陵蘇武句法可師餘區區輩不足數南子端論文究理注孟軻之書使人不疑○趙曰指孟雲卿也魏文帝有論文篇末句專一飯未曾留俗客蘇曰陶侃未嘗延俗客數篇今見古

人詩蘇曰校書郎孟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

語蘇曰那湛曰曹劉低跡文章无宗師觀者舊謾釣槎頭

縮項鱖鄭曰半連切。洙曰頭一作頸浩然開元時人詩云梅

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鱖鱖魚也楚人云長腰梗米縮頭鱖魚為

美味也。趙曰言今者舊之間不復造新語以言鱖魚但謾釣之

而已。晉書裴頠襄陽者舊傳云漢水中鱖魚其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鱖

陶冶性靈存底物洙曰詩能陶冶情性。修可曰梁鍾嶸評

陶台靈性幽思。趙曰言用何物以為陶冶性靈者惟有詩而已故下句自長吟

新詩改罷自長吟蘇曰謝惠連改詩既罷无

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孰知二謝將能事。洙曰玄暉靈

知者稔熟之熟也。公言其稔熟知。頗學陰何苦用心。蘇曰梁

謝靈運謝惠連將作此詩為能事。藍田丘壑蔓寒藤。趙曰右

輿何遜文章傑出諸公用心太苦。趙曰陰。不見高人王右丞。鄭曰本注

則陰輿何則何遜苦用心則不苟且為心矣。藍田丘壑蔓寒藤。趙曰右

田所謂輻川也。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洙

唐書王維傳維字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乾元中轉尚書右丞以

詩各盛於時尤長五言詩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墅在輻川水

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歌終日

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輻川集代宗時弟紹為宰相代宗好文求

維文縉編綴得四百餘篇上之。趙曰王維能詩號輻川

集行于世其弟相國縉本傳云少好李與兄維俱以名聞

書畫

古詩律詩共二十四首

李潮八分小篆歌

余曰邵氏聞見錄云韓退之

字自蒼頡之後字跡變。陳蒼石鼓又已訛。趙曰韓退之詩周

易如浮雲焉。先定跡也。大小篆生八

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擊石作鼓。大小篆生八

隋嶽嶷。鄭曰陳蒼山名在鳳翔寶雞縣。大小篆生八

分洙曰周太史籀始制大篆。唐蘇軾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

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漢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正六經于

太文字石壁。天下摹李邕大篆入妙品。小篆者秦丞相李斯刪古文

復篆及史籀之書也。初諸侯力正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胡毋敬作博李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改所謂小篆秦有李

斯漢蔡邕注見上中間作者寂不聞趙曰八分篆與八分書事書苑所載不一

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洙曰嶧山碑李斯書也為野火所焚人惜其文故以棗木傳刻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嶧山之碑野火

骨立修可曰續漢書詔若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書也嶧山碑李斯書也國故城今在亳州

惜哉李蔡不復得洙曰李斯蔡邕不可復得吾

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已來

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洙曰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八

神蘇曰羊欣曰右將軍筆畫勁硬妙絕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洙曰李斯蔡邕不可復得吾

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洙曰

一作金蘇曰程邈見李斯書蛟龍盤擊肉屈強鄭曰屈九

雄壯洙曰張相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時善草書言吾見公主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

鄭曰徒浪切過也丞相中郎丈人行洙曰丞相斯也中郎邕巴洙

一作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

潮乎奈汝何師曰昔倉頡觀鳥跡以制字自頡之後有大篆小篆隸與八分行草之類字跡變易如雲无定書苑

云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

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右書方廣少破勢建中初以隸書作楷法字

方八分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善之蔡邕別傳曰臣

父邕言八分書割程邈隸字法去八法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

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漸若八字分

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漸若八字分

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漸若八字分

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漸若八字分

散故名八分後漢書帝紀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伯
縣祠老子注云古縣厲鄉今屬陳國故城在亳州續漢書云桓帝
夢見老子令左伯於賴鄉祠之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伯
喈八分書也又靈帝紀光和五年始置鴻都門生注云於鴻都門
內置文字召能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時南陽人師宜官稱八分為
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以是考之疑苦縣蔡邕書光和師宜
官書也詳觀此歌嶧山之碑野火焚謂李斯書也苦縣光和尚滑
立謂蔡邕書也故初言秦有李斯漢蔡邕次惜哉李蔡不復得卒
言丞相中郎丈人行而未嘗一言師宜官然苦縣之祠立於相帝
之延熹而光和乃靈帝年號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乎
蓋延熹光和和纔十年之近小或謂光和為伯喈所書華山碑若縣
老子朱龜碑未知孰是親近也言近於李蔡秦相即李斯快劍長
戟森相向解在鄭典設自施州歸行
音項輩也草書失之流宕篆則不然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惟悴洙曰蔡邕拜中郎將校書東觀

邕石經數段乃自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太李門外兩京記云正觀中得蔡顧侯運鑪鍾鍾曰鍾之筆力破餘地

十一

十

鍾言能鍛鍊以成一家之書○夢符曰右按莊子曰元莊之失其
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二其智皆在鑪鍾之間耳○蘇曰黃刊
見蔡邕八分書曰昔在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二人善八分事見李朝八分
器切○洙曰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二人善八分事見李朝八分
歌注○修可曰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具顧有顧注顧顧作力
貌之

次洙曰明皇師韓擇木嘗於三人並入直洙曰韓蔡恩澤各

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鈞深法

更秘洙曰顧文字八分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

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

楊馬間洙曰視公如楊白首不相弃驂騑入窮巷蘇曰

朋友難逢莫敢失墜古來事及覆相見橫涕泗嚮者

必脫黃金轡趙曰顧君騎驂騑相訪脫一論

玉珂人鄭曰珂誰是青雲器朱曰此事之反覆才盡傷

形體朱曰病渴汗官位朱曰司馬病渴李壽故舊獨

依然危時話顛躓鄭曰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

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

撒無根帶蛟鼉好為宗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颯駛崩

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

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趙曰三豆當厚施予請哀瘡痍深

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

得俊傑忠自致趙曰皆以指言顧文贈子猛虎行出郊

載酸鼻朱曰陸士衡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執不自忘木

曰又我之以無苟從也師曰僕察豈為中郎將善八分書書六

子西都賦云綴以二華巨壺真真注云鼎鼐力之兒及書苑云

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草草豐茂英特初張說為麗正殿李士猷

詩明皇自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

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辨眼言於字中最號明眼者也

神農本草云珂貝類大如鯢皮黃黑而骨白以為馬飾生南海勒

謂之珂晉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頗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

器青雲言器之高遠也按齊書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

後夢有人稱郭璞取之小後為詩絕无美句時人謂為才不盡甫謙

言已才已足死又病渴豈可仿辱官位是以下文有我甘之語駢

音山吏以疾兒崩騰即奔騰也軍興之際賦斂慘刻動殺長吏以

叛魚鉞費長餌喻民困當抚以恩也甫意欲顧生告于皇華使問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趙曰漢張伯英善及茲煩見

示蒲月一悽惻蘇曰孫登人事悲風生微綃朱曰潘安

仁凱風揚

緜師曰言有古萬里起古色人之氣象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

直連山蟠其間俱漲與筆力趙曰言筆力浩汗若俱勃之

鏘鏘鳴玉動至此句皆言草書之狀師曰自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

墨後練臨池李書久此水及黑俊拔為之主朱曰張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

泰伯曰俊拔言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趙曰張則伯誰

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蘇州人也

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自視以為神趙曰張旭之逸氣感揚監之情識

舒卷忘寢食蘇曰李成得王逸少帖舒卷披玩寢食俱忘示

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爭道而得書法意觀公孫大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嵩陽作雲客三違潁水春師曰時彪避祿山隱居嵩陽凡三載矣故云三

別也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朱曰宋謝靈運好登

山陟嶺必造幽峻崑障數千重莫不尺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陶潛在家酒孰取頭上羣兕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朱曰

之過時則必能自致因寇亂故在風塵蘇曰鄭莊未濟時居洛下殷穆歸謂子曰於廣眾井見鄭子風神秀麗如麟鳳與羣類此

物豈久在風塵耶黃曰此物指彪也歷下辭姜被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

人居貧作一關西得孟鄰朱曰見荒蕪孟母鄰住趙早通交

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

太古應其甚苦詩興不無神朱曰公詩云曹植休前輩

朱曰曹植能詩休言為張所掩○趙曰以終言其詩之神張芝更後身朱曰言山人草書

曰以然言其數篇吟可老蘇曰黃旗見陰鏗詩數曰吾一字

買堪負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朱曰薛包

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盡力潔食晨朱曰東晉徵

擊香尔夕膳疎懶為名誤復疎懶筋驚肉緩驅馳喪我真朱曰東晉徵

索居猶寂寞朱曰禮離羣索相遇益愁辛朱曰江淹愁

或愁流轉依邊徼朱曰邊徼逢迎念席珍朱曰儒行席

聘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脩高廟朱曰後漢祭

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且祀文公賞從臣朱曰唐二十四

者介子推不言商山猶入楚朱曰見羽翼渭水不離秦朱曰青龍道

注○趙曰源本指言桃源也存想青龍秘朱曰青龍道騎朱曰楊子谷

行白鹿馴朱曰周義真入龍橋山耕岳非谷口朱曰楊子真耕

于壘石結草即河濱朱曰向公不知姓結草何濱讀老

肘後符應驗朱曰葛稚川有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

良覲眇無因朱曰謝靈運詩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

程曰言張之勢伸而甫之勢屈也此邦今尚武朱曰今一作

於何處且依仁朱曰語鼓角凌天籟朱曰莊子汝關

山信月輪朱曰古今江官場朱曰一羅鎮磧朱曰官之

言四鎮皆置官場賊火近岷岷朱曰岷地名屬隴右蕭

瑟論兵地蒼忙關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紛高

興知籠鳥朱曰潘岳秋興賦猶他魚斯文起獲麟朱曰

作豈孔子西狩獲麟○師曰張之高興視甫如籠窮秋正搖落

回首望松筠朱曰松一作相松丹青引朱曰贈曹

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

趙曰魏武則曹公操也

於今為庶為清門

招傳

三十一二十一后之姓

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彩風流今尚

存

蘇曰晉羊祜字叔子至蜀愛其山川風物明媚謂御驂者曰揚雄王褒君平相如雖去數百年覽其遺蹤想風流文彩宛然如在疑其典刑不泯範法尚存遂追賦四先生詩○趙曰司馬遷恨文彩不表於後世晉書天下之言風流者推王衍樂黃

書初學衛夫人

洙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

但恨無過王右軍

洙曰王右軍

為今古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然若游雲矯若驚龍初義之為老嫗書紙扇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

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洙曰語不知老之將至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

鄭曰數色角凌切又如字

煙功臣少顏色

洙曰唐制畫宋景等二十四人將軍下筆於凌煙閣時正觀中太宗為序

開生面

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蓋因左氏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

良相頭上進賢冠

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

猛將腰間

大羽箭

洙曰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

褒公鄂公毛髮動

洙曰鄂公尉遲敬德

褒公段

英姿颯爽來酣戰

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

帝天馬玉花驄畫公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洙曰劉老標辯命論時在赤墀之下

迥立閭闔生長風

趙曰天門也李善注文選注有紫微宮門名曰閭闔

關言馬之上而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

生風以其神駿

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

趙曰玉花先帝之馬也畫手精妙得真

笑催賜金圍人大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

洙曰

不畫骨

蘇曰韓幹善畫馬大梁人右丞王維見其畫遂推將大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匠曹霸於

其真蹟也故稱入室○晏曰語由也升堂矣夫入室也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唯畫肉

後則獨善子美與韓幹畫馬子美宜知

忍使驕驄氣凋喪將

畫者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謂

畫者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謂

畫者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謂

畫者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謂

軍盡善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夢符曰右安晉書顧愷之善丹青每畫人

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射妍媸本无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楨曰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詩云可令俱是畫詩能辨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

遭俗眼白

洙曰言職者蓋寡目

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

洙曰唐房瑄贊曰盛名之下為難名矣

終日坎壈纏其身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洙曰公詩曰駟車城陝郊北顧臨大河○師曰周公召公分陝

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稷嘗為古風詩以美周召是有志於周召而立功名也

惜哉功名

忤但見書畫傳

洙曰稷薛收之從子以詞學知名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袁州南緒遂及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富國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持見招引除太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比及竇貞儀仗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

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

鄭曰涪扶鳩切水出徼外南入漢

畫藏

青蓮界

洙曰青蓮界佛寺也

書人金榜懸

洙曰事見天門日射黃金榜注

仰看垂

露姿不崩亦不騫

洙曰漢曹喜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詩天保不騫不崩騫虧也

鬱鬱

三大字蛟龍豈相纏

鄭曰豈魚及切○趙曰稷所書慧善寺碑上三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然

公於李朝八分小篆歌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怒肉恹強是言八分及草書之纏糾然後可言有蛟龍之勢也然稷三大字乃

七真書其勢豈若蛟龍耶余嘗到應壽寺觀三字之傍有鼻負顛纏捧乃龍蛇豈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

又揮

西方變發地扶屋椽

趙曰其所畫西方變相則云矣

慘淡壁飛動到今

色未填此行疊壯觀

師曰甫獲觀其故宅與書畫故云疊壯觀

郭薛俱才賢

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洙曰通泉前有郭代公後有薛少保故云郭薛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劉少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

圖

亦曰史記孟子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趙曰京邑屬縣有赤縣圖乘輿遣劉公更作滄州之幽趣矣

為奉先之景物猶未曠遠故杜公間其掃

赤縣圖乘輿遣劉公更作滄州之幽趣矣

乘輿遣畫滄州趣

朱曰謝玄暉既權懷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者比比皆是但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井脚可瑩心神又賦云唯毫素之所疑注毫筆也書

與鄭虔朱曰初岳鄭虔當世善畫者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

裂朱曰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玄圃圃在崑崙崑崙山所無

乃瀟湘翻朱曰王徵君詩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

聞清猿朱曰天姥山名也謝靈運登臨嶠詩哀猿響南壑又明

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

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

妃鼓瑟時至今班竹臨江活

此劉侯天機精朱曰莊子著欲愛畫入骨髓

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朱曰越雲門寺

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蘇曰謝玄暉

蘇曰謝玄暉

蘇曰謝玄暉

蘇曰戴逵

趙曰左太冲招

隱詩前有寒泉

趙曰本朝錢

希白洞微志

趙曰本朝錢

希白洞微志

趙曰本朝錢

希白洞微志

趙曰本朝錢

希白洞微志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彦輔曰王宰畫
宰丹青絕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壯哉崑崙命方壺圖

朱曰壺一作丈列子易問夏
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

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底名曰歸墟八宏九野之水天

漢之沉莫不注之而無戚焉注此傳大海與天海通其中有五山
一曰岱嶼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又司穆穆
王宿于崑崙之阿汾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朱曰巴陵岳陽也洞
庭在其左海東有日

赤岸水與銀河通

魯曰赤岸地名○本中曰南兖州記曰
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

羅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也壽水自海入江衝激六百里至此
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云鼓洪濤於赤岸○趙曰先言崑崙

方丈持在仙山形容之下言洞庭赤岸水則又壯其
水之闊遠也巴陵郡岳州也洞庭在焉赤岸在真州

隨飛龍

朱曰莊子姑射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江賦鼓波濤於赤岸

舟人漁子

入浦叙

鄭曰象
呂切

山水盡亞洪濤風

朱曰亞一作帶江賦舟
子涉人又蘆人漁子海

賦舟人漁子徂南極東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七發陵赤岸簞扶桑

朱曰一
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同萬里為遙於

慎不傳自

馬得并州快剪刀

蘇曰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
曰恨不帶并州快剪刀來欲

前剪松江半幅紋練歸去古詩

剪取吳松半江水

趙曰吳松言
吳地之松江

也○秦伯曰甫託意言永王璘反漢中吳松江為之阻絕不通時
李光弼守井州所攻必下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意欲得光弼之

將平漢中以通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二首

朱曰一
云李七

簡易高人意

朱曰一作體○敏功曰易以
政切平易也揚子以簡以易

匡牀竹火爐

蘇曰張氏隱居太白山茅庵石鼎匡床竹火爐藥壺而已嘗有白
猿隨行漢武累徵不起使繪像進呈帝再三加賞後尸解○趙曰

莊子騎姬與晉

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雖對連山好

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朱曰蓬壺山名
神仙所宅之地

方丈渾連水天台物惣映雲朱曰方丈天台二仙山人間長見畫

老去恨空聞范蠡舟偏小朱曰范蠡為越破吳功名遂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

為鳴王喬鶴不羣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為此生

隨萬物何處出塵氛朱曰莊子所謂與物轉徙也

高浪垂翻屋朱曰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崩崖欲壓床野橋朱曰一分

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

坐得仙老暫相將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朱曰華陽記李冰造七星橋上

雁七松州雪嶺東朱曰西山有松州當吐蕃要衝也○趙曰雪嶺西山也在今威州之外冬夏常雪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趙曰錦江之直下通兩浙也興與煙霞

會清樽幸不空朱曰孔融傳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志

沱水臨中座鄭曰沱唐水切寰宇記在成都府新繁縣岷山到北堂朱曰到一作對江賦

推岷之導江水所出也書沱潛既導今蜀縣花台及漢中沱陽皆有沱水○趙曰此篇句句皆盡義甚分明白波吹

粉壁青嶂插雕梁朱曰謝靈運詩連嶂鼻端青華香深沉直訝杉松冷兼

疑芙蓉行香墨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

蜺飲練光趙曰亦只是畫作清川之景自不必畫蜺也霏紅洲蕊亂拂

黛石蘿長暗合非關雨丹楓不為霜朱曰曉霜濕葉丹○趙曰暗谷裏非

真是雨而暗丹楓葉不為真是遭霜而丹皆以言畫也秋成玄圃外朱曰成一作城崑崙山有玄圃○蒼君

舒曰右按楚詞曰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注玄圃神山也淮南子曰崑崙玄圃惟絕通天○鄭曰崑崙山去地萬一千里景物洞庭傍朱曰洞庭湖名○趙

上有層城九重或上侶之是謂閨風又倍之為懸圃

其景也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立壑道

難忘 洙曰太傅謝安也安雖貴而東山之志不忘○夢符曰右

按晉書明帝問謝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何如荅曰端委

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立一壑自謂過之○師曰薛夢符

續注云云碩長康畫鯤在石室裏人問其故碩曰謝玄一立一壑

自謂過之此子宜置立壑中又謝安寓居會稽與羲之支遁遊出

則漁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放情立壑及薨贈太傅以此考

之謝太傅乃安也非謝鯤故子美別房太尉墓

詩又有對碁陪謝傳之句當從內翰注為正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

戶 彦輔曰周公 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

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 洙曰雪一作露馬

終南之陰崖南都賦 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

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

獨苦 蘇曰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

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

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

難万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

此所以為獨苦歟又曰故人董傳善論詩余嘗云子美詩不免有

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此豈非凡語耶傳笑曰

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獨苦豈難盡哉

○馬曰徐貌畫魚人多模學○適曰韓宏曰良工用心何苦刻如

斯 松下丈人巾履同偶坐似是商山翁 洙曰似一作自

隱於商山避 悵望聊歌紫芝曲 洙曰悵望一云惆悵四皓時

秦室之亂 危慘淡來悲風 師曰玄都壇名道士受錄皆於此壇障子松

林靜杳冥言登松无也已知仙客意相親

三言有歲寒之操也昔四皓遭秦亂隱于商山歌紫芝甫傷時

盜賊擾攘悵望四皓而想其高躅故云時危慘淡來悲風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鮑曰韋偃見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洙曰松一作樹畢

宏亦登正也○鄭

曰宏大曆二年為 絕筆長風起纖末 洙曰長笛賦其聲

給事中少失照切 蒲

清風也纖末奮筆藉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給事中少失照切

堂動色嗟神妙

蘇曰蕭縛春宴時金甌七發七中滿堂賓客動容嗟服神妙。趙曰滿堂字如滿堂為之

不樂。秦曰左傳使者色動而言肆

兩株慘裂委異鮮皮屈鐵交錯迴高枝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愁寂

寞老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

鄭曰袒徒早切。朱曰金剛經云云

葉裏松子僧前落

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

朱曰一作素 綰重之不減

錦繡段朱曰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

朱曰謝惠連清波時凌亂請

公放筆為直幹師曰畢宏韋侯皆唐之善畫者也白摧朽骨龍虎死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謂暗碧之色也偏袒右肩露雙脚言胡僧之狀也東綰謂山東大練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朱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生子即便去。孫曰地理志處州青田縣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雙鶴生子即便化去人以爲異

畫色久欲畫蒼然猶出

塵修可曰此史劉歊矯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低昂各有意

朱曰薛公畫鶴低昂皆有意如返啄踈翎啾天

遠豈唯粉墨新師曰鶴石磊落比之賢人無塵俗氣象甫佳此志氣

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

朱曰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秋胡

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

飲洿池津朱曰拾遺記鶴飲洿池之水鶴賦多飲于瑤池。師曰南託意譏賢者羞食汚君之祿時不用賢之咎也

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朱曰有遺支道鶴者道曰尔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逐放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任所往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洙曰一到幽朔觀者貪

愁掣臂飛趙曰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畫師不是

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鷹

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洙曰言有其質無其才也

陰也朔北也幽朔肅殺之方此鷹殺氣窮極幽朔掣臂謂掣臂謂
而欲飛物有異質而世所未嘗觀者人見之必駭而不信焉有肉
駿非東坡誰辨之鷹有角非杜甫誰詠之世人寧不謂虛傳乎蓋
師不是無心學蓋恐人未之信也未章譏朝廷之士稱才角出者
率有虛名而無實効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鄭曰禁氣敵

萬人將洙曰狀其快疾勇快也夢符曰右按前漢文帝有憶

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洙曰

當時常以冬十月幸溫泉宮時肆獵趙曰莊子曰選雉一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當時無凡材

百中皆用壯洙曰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粉墨形似間

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

會是翻講上

畫鷹

素練風洙曰一霜起張孝祥曰言鷹之蒼鷹畫畫作殊攫

身思狡兔鄭曰攫荀勇切洙曰攫身猶竦身也孫楚側目

似愁胡洙曰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王條錠

光堪擗洙曰條錠所以攀鷹也趙曰所畫絆鷹之條錠也光

軒楹勢可呼黃庭堅曰可何當擊凡鳥毛血洒平蕪

畫鵲行洙曰一作畫鵲

高堂見生洙曰一作老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曹褒曰

造化窟寫此神俊安洙曰支道林云於其神俊趙曰李賀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

蓋出充君眼中物烏鵲蒲樛枝洙曰詩南有樛木釋文云

趙曰謝玄暉詩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

長翮如刀劔人寰可超越唐曰舞鶴賦歸乾坤空崢

嶸洙曰鮑明遠歲時嶸嶸而催暮粉墨且蕭瑟緬思洙曰

想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人之意何傷顧步獨紆鬱洙曰

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趙曰劉希夷

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趙曰劉希夷

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趙曰劉希夷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已來畫鞍馬趙曰鮑昭詩神妙獨數江都王鄭曰

王元軌之子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洙曰

乘黃見瘦馬行注黃曰詩大叔于田乘乘黃趙曰江都王宗

神妙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鄭曰貌莫角切兒人類狀下

傳云上乘龍池十日飛霹靂蒼舒曰右按唐會要明皇在

照夜白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以狀所畫神妙內

府殷紅馬腦盤鄭曰殷婕妤傳詔才人索洙曰唐制以

世婦鄭曰上即葉盆賜將軍拜舞歸鄭曰益烏管輕

紉細綺相追飛趙曰益別本作盤蓋專賜馮璠盤故拜舞婦

舒顏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

毛騮

鄭曰古華切太宗所乘九駿名皆平盜時所乘拳毛騮乃平劉闢時所乘

近時郭家師子

花

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師子

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

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

漢莫莫開風沙

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磧之態

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

鄭曰楸此由切。洙曰曹子建各都篇走馬長楸間新一作畫。定功曰莊子有馬

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馬宮廝養森成列

鄭曰廝可憐

九馬爭神駿

洙曰漢武帝有九逸。顧視清高氣深穩借

問苦心愛者誰

鄭曰借後有韋諷前支遁

憶

昔巡幸新豐宮

洙曰新豐宮驪山也。趙曰神駿字支遁養

翠華拂天來向東

洙曰南都賦望翠華之騰

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

洙曰明皇幸驪山王

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

自從獻寶朝河宗

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

河宗觀春山之寶所謂朝

無復射蛟江水中

洙曰元封五年漢

射蛟江中獲之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洙曰漢武歌曰天馬駉龍媒金粟堆在玄宗泰陵南。趙曰唐舊

紀云玄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馬廐各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洙曰荀子曰騏驥一日千里穆天子

輪山子渠黃驃騮耳漢文帝却千里馬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

今之畫圖無乃是

洙曰莊子曰齊景好馬命使善

而汗血。畫者圖之訪似者其年不得今

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邊馬有歸心。蘇曰漢天馬曲曰尾蕭梢子朔風起足銀砧方破
層冰雖用古人語而琢句法混然天成不假翰墨岐逕若非織綃
大手不能到此。趙曰神異經西南大宛台有良馬鬣至騾尾委
於地則駮尾之長者蕭梢然矣馬尾之長蕭梢搖動可起朔風朔
風則最慘烈者。師道曰蕭梢者搖尾之良朔風起即
此風取其寒馬之良者不怕寒嘶風踏雪愈有精神。毛為綠

縹 鄭曰普沼反 兩耳黃 珙曰史驥 眼有紫焰雙瞳方 洙
青黃也 兩耳黃 珙曰史驥 眼有紫焰雙瞳方 洙

秦本紀周穆王得騶耳之駒相馬經曰馬眼欲紫紫矯矯
艷光口中欲赤色顏延年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矯矯 洙曰一
龍性 矯龍性逸 合變化 洙曰松高詩四牡矯矯 卓立天

骨森開張 洙曰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魯國黃伯仁龍馬
作便侯碑曰英風發於天骨表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天骨踈朗言
人而公借用耳。師曰馬有龍性負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
比開張壯天之兒甫自喻於良 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

駒閱清峻 洙曰一云考牧神駒一云老牧神駒周穆王置太僕
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天下監牧置八使五
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

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
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
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
既牧令諸牧牧馬四歲遊牝五歲責課一百匹每年課駒六十其
二十歲以上不在課限。趙曰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
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注便安排作張萬歲自
是貞觀時人誤學者矣今按張談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領德
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二萬匹上顧謂
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
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其頌曰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 遂令大奴守天育 蘇曰舊本作大
所謂霍公即王毛仲也 奴守天育子瞻

題子美天育驃驪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今定
猶有石本。趙曰大奴王毛仲也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沒為官奴
守天育則唐兵志云毛仲領 別養驥子憐神俊 洙曰宋顏延
內外廐所謂天育乃廐名也 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驥馬書曰價匹龍媒聲齊驥
子周王褒謝賚馬啓曰漢時伯樂偏愛權奇晉世桑門時求神俊
世說支遁常養數匹馬而世或言道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
人亦畜馬支遁曰貧道重其神俊耳 歎其材盡下 洙曰通典貞觀初僅有杜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歎其材盡下 洙曰通典貞觀初僅有杜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九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
地猶為盜狹更折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
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抄外侵牧
圍并散泊乎垂拱潛耗太半開元初收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
至四十五萬匹莊子云臣之子皆不才也。魯曰張公即景順也
。修可曰趙充國云於下犬馬齒衰此在人言之而在馬亦可用矣故

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

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驥裏與驊駟鄭曰驥於較
裏奴了切

時無玉良伯樂死即休洙曰魯國黃伯仁為龍馬頌曰踰驥
裏之駢勢逸飛苑之高蹤兼驥駟之

美質逮驊駟之足雙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温驪
驪駟駟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曰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驪
赤者為棗騮驪馬赤也徐廣曰赤馬黑毛曰騮戰國策曰汗明見
春申君曰夫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洒地白汗交流中
坎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綫衣以募之驢
於是免而責仰見伯樂之知己也漢書音義驥裏者神馬也赤喙
黑身與飛苑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又出瑞應圖薦祢衡表云飛
苑驥裏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歐陽曰王良善御伯樂善相
馬孟子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返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史伯樂
名孫陽嘗過虞阪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又有

詩書
二十五

趙南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跡之回而睨之明日其價三倍。趙
曰驥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此乃豈無驥裏驊駟而時無伯樂之謂公因題畫已死之
驪故定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
為可惜矣。師曰肅宗中與正宜任賢使能房琯以宰相器出為
邠州刺史甫以貶為華州司功何世無才何才不可用但恨無賢
君耳琯之與甫何
以異是故云云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鮑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伯
偃又工仙僧老松異石人知
其善畫馬不知其松石更工

韋侯別我有所適鄭曰韋侯
韋偃也知我憐君洙曰一
作渠畫無

敵戲拈彥輔曰一
云試拈秃筆掃驊駟洙曰
見驥驪出東壁
顏延

年白馬賦歛聲躍以鴻驚驊駟良馬也驥驪瑞獸也。時可一匹
曰於天育驪駟歌中注周穆王傳驊駟駟耳日馳三萬里

齧草一匹嘶鄭曰齧
下沒切坐看千里當霜蹄鄭曰當
丁浪切時危

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
雪齧草飲水呂布嘗御良

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馳突燕軍一日或至三四斬首而出。
趙曰莊子而捕用之也末句乃所向無空闊真甚託死生之意。
師曰韋偃唐之善畫者也取別於南甬試令於壁上作馬末章寓
意遭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患難免使困躓道路故云與人
同生亦同死

音樂

古詩三首

律詩五首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
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
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
劍器渾脫瀏漓鄭曰上力周切下力支切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
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

詩十一

二十一

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况余白首今茲
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
聊為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
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
激即公孫可知矣行曰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為之久低昂敏功曰言不自安也燿如羿射九日落鄭曰燿音
酷洙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其羽翼矯如羣帝駮龍翔來如

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洙曰皆言舞劍器回旋疾徐變態也。趙曰選詩秋

月懸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洙曰蕪城賦玉貌絳脣。蘇曰杜

絲竹絃索今俱寂寞唯有崇山遠晚洙曰又有弟子傳芬芳

水依舊。敏功曰謂公孫已死也

饒曰李十二娘也。饒曰白帝即夔州魚復縣用於此見

娘傳其術 臨穎美人在白帝 帝即夔州魚復縣用於此見

之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

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 是曰先帝 指元宗也 公孫劍器初第一五

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湏洞昏王室 趙曰指言祿山之亂也 梨園弟

子散如煙 夢符曰右按唐書志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古曲選

數百亦為梨園弟 女樂餘姿映寒日 宋曰祿山之亂梨園弟

子居宜春北院 趙曰指言李十二娘也十月 金粟堆南木已拱 堆南松栢裏

趙曰指言李十二娘也十月 金粟堆南木已拱 堆南松栢裏

十二日見之此所謂映寒日 瞿塘石城草蕭

瑟玳筵急管曲復終 夢符曰古按右樂府今日樂相樂行綺

知其所往足蘭荒山轉愁疾 宋曰足重蘭也言奔走流落

聽楊氏歌 上留未定今徒足蘭荒山足耳 賦如瀟也所謂重既累爾是也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宋曰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

獨立以其顏也特異當代無匹也 夢符曰右按楚詞朱唇皓齒

舒些些皓目宜笑娥眉曼些容則秀雅粹朱顏些魂以歸休靜以安

本難逢如畫如花定相似 定功曰阮籍詠懷詩南国有佳人榮

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止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滿堂慘不樂 宋曰前漢刑法志古人有言曰酒堂飲酒有一人

平為之淒 嚮音下青虛裏 宋曰一作 江城帶素月 宋曰謝

賦素月 况乃清夜起 宋曰曹子建 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

水 宋曰世說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

玉盃久寂寞 宋曰山海經曰大戎國有一女子方

子栉以為象箸必不加於上。劍必將犀玉。金管迷宮徵。洙曰世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之議樂者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肉聲勝於絲。竹則金石固當有間矣。孟嘉語也。趙曰以玉孟之寂寞言不敢為聲以金管迷宮徵。言其聲之不逮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也。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洙曰韓娥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乃古來傑。出士豈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言聲感人心也。如此。

待一知己。洙曰孟子曰。寡傑之。雖無文王猶興。吾聞昔秦青。頌側天下。

耳。洙曰一云頌側。修可曰。列子曰。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弗止。餞於郊。攬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趙曰。傾天下之耳。則非特一知己而已。

夜聞箏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

傷塞曲。三更歛悲壯。趙曰。胡笳有出塞曲也。積雪飛霜。此夜寒。

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洙曰一作下。千戈滿。不見江。

湖。行路難。師曰。樂部曰。箏篥者。笳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咸備。唐編入鹵部。名為笳管。通典曰。箏篥本名悲慄。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雜錄云。箏篥者。龜茲國樂。風湍謂風雜。端水之聲。行路難。白居易之所作也。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洙曰。鮑明遠。離聲。斷客情。又行子心。腸斷。蘇曰。阮晟聞笛曰。客中月夜。聞此聲。韻使人腸斷。

風飄律呂相和切。洙曰。馬融笛賦。律呂既和。哀聲。月傍關山幾處明。洙曰。向秀。月夜聞笛。遂作懷舊賦。五降。趙曰。吹笛於月明之中。詩人自道到此。舊所引非。

胡騎中宵堪北走。洙曰。言笛聲怨切。能動鄉思。胡人聞之。當北走矣。○夢符曰。右按晉劉琨嘗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時無懼色。援笛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淚而去。加羌笛也。○修可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常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嘆中夜。吹胡笳。則又有流涕。噓歔。有懷土之意。遂奔圍而去。薛注。誤云賈胡為胡騎。非也。趙曰。此指言史朝義借用胡笳事。笳羌笛也。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一曲想南征。

汴曰王徽之聞桓伊善笛一日相逢於江次未嘗相識謂伊曰聞君善笛請為我一弄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為據胡床三弄而去賓主竟不言伊為南征將軍故園楊柳今搖一作摧落何得愁中却盡生朱曰折楊柳落梅花皆曲名○蘇曰桓伊善笛撰折楊柳尤盡巧妙後人不能盡其指訣○趙曰一本曲盡生無義緣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沾衣朱曰五音中惟商為最悲蓋商主秋而有寥落之意○趙曰五音惟商最悲今欲盡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必揮涕而繼之以血也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趙曰它日士有死於戰而以白骨歸時聞此聲尤傷心矣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趙曰發聲微細矣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朱曰言笛聲哀切風雲亦為之

淒慘○趙曰蓋言不獨人愁而已雖天亦為之愁故雲動而風悲也

即事

詩十六

二十九

百寶裝腰帶夢符曰右按北史達奚武生貪為大司寇取萬疋寶帶以歸因以賜之○趙曰此篇贈舞者故

真珠絡臂鞵鄭曰古侯切○朱曰馬后傳蒼頡衣綠鞵注鞵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間富人王元寶常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日親友問曰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視至良久曰但費錦纏頭爾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夢符曰右按白樂天詩注覓裳曲開元老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揚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敬述所進為腔宣室志元宗夢仙子十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闌有一仙子前曰陛下知此樂乎此袖仙紫雲之曲也

人間能得幾回聞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洙曰公自注云即殿中監崔滌中書

今混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洙曰明皇雜錄云天寶中

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觀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後流廢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器用

右詩四首

律詩三首

石硯詩

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

天覺曰伯長也

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

孫曰

明月巫峽也

長嘯得石硯

師曰晉謝琨長嘯却胡騎時峽中亂平侍御持節出使請其亂長嘯雍容不勞

巨璞禹鑿餘

洙曰禹開鑿以疏江河○趙曰此使鑿字正言石也郭景純賦云巴東之峽夏禹疏是也

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

洙曰

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

多水遞隱見

邁曰謂温潤出水也揮洒

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正質未為賤

趙曰

為侍御故云頭上冠者解冠也解多一角獸而能觸邪此所以為正質

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

宴

洙曰曹子建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

公令起草姿

洙曰起草姿掌綸紉也不遠明

光毀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洙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曰漢殿名之

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為瓦玉為階元傳曰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是已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詩

太常樓船聲噉嘈

洙曰漢武鑿昆明也始製樓船上建樓櫓

軍問兵刮寇超下牢

洙曰下牢楚地

牧出令奔飛百艘

夢符曰牧

州牧也令縣令也牧出令奔同赴軍事也艘船也

猛蛟突獸

劉備遣關羽乘船數百艘皆會於江陵艘蘇曹切

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朱曰華陽國志先主征吳於夷道還屯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

述更名白帝章武中改曰永安也 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朱曰莊子說劍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憑軒拔鞘天為高鄭曰鞘所交切

翻風轉日木怒號鄭曰平聲 冰翼雪淡傷哀條鄭曰切 鐫

錯碧嬰礪鷄膏鄭曰礪步覓切鷄田黎切 朱曰方言曰野鳥其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礪鷄爾雅

注礪鷄似鳥而小膏中瑩刀 鏗鏘已瑩虛秋濤朱曰鏗鏘一云鏗鏘王褒卒其鋒越砥敏其鏘注鋒刃芒

鬼物撇揆亂坑壕鄭曰撇匹端秋濤言其色之澄徹如此

蒼水使者捫赤條朱曰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

龍伯國人罷釣鼈朱曰列子湯問龍伯之國有大人也 龍伯國入罷釣鼈朱曰列子湯問龍伯之國有大人也

焉芴公迴首顏色勞朱曰芴公荆南節度使 分閫救世用賢豪朱曰

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朱曰隱四年傳

針如水朱曰蜀水至瞿塘則為峽所束如線焉 荆岑彈丸心未已鄭曰彈徒案切 臆

魅魍魎徒為耳朱曰宣三年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

用之不高亦不庠鄭曰音婢 不似長劍須天倚曹符

按前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二國志評曰關羽張飛萬人之敵也

○修可曰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游於雲陽之臺

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北斗矢兮

泰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毅撼搖覆載鋸牙鋸雲聲其大吐舌萬里

唾一世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 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

寶刀聊可比蘇曰晉永徽中大食國獻寶刀使者云漁人夜見溪中有光疑其寶也視之得此刀天色晦暝匣中

錚錚有聲晉滅
其刀不知所適
丹青宛轉麒麟裏
光芒六合無泥滓
言終用此刀澄清
六合畫像麒麟閣

桃竹杖引

洙曰贈章留後○蘇曰柳子厚詩云盛時
為何物偶閱方言簾宋魏之間謂笙方悟桃笙以桃竹
為簾也梁簡文納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
笋乃謂桃枝竹簾
也桃竹出巴偷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

趙曰爾雅謂桃皮山
海經謂桃枝竹也

蒼波噴浸尺度

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洙曰江賦水夷
倚浪以傲睨

妃含嚙而矚眇
注水夷水仙也

梓潼使君開一束蒲堂賓客皆歎息

洙曰

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乘濤鼓柁

鄭曰餘
制切

白帝城

洙曰白帝城在魚
復有公孫述像也

路

幽必為鬼神奪杖劍

洙曰一
作技劍

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

為龍

趙曰神仙傳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長房
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竹投葛陂顧之乃青龍也○石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

君山湖上之青峯

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也
趙曰謝靈運滅迹入靈峯

噫風塵湏

洞兮豺虎咬人

鄭曰頃胡孔切咬古文切
洙曰時盜賊害人如豺虎

忽失雙杖兮

吾將曷從

師曰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此杖扶
持衰老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櫻拂子

鄭曰子
紅切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

蘇曰諸葛嘗持
白羽扇以拍塵

有足除蒼蠅

洙曰詩營
營倉蠅

熒熒金錯刀

洙曰

熒熒金錯刀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尹曰李善文選注金錯刀云續漢書
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續

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寶侍中遺仲叔金錯半垂刀一枝前漢食
皆志曰錢新室更造契刀錯刀契刀其鏤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

寸文曰契刀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十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雲直蓋以黃金而錯綫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秦嘉妻以金錯琬奉其夫盛水之類是以當隨其器物而名之不可以各同不究其實焉。趙曰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 **擢擢朱**

絲繩 洙曰鮑昭直 **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趙曰金錯如朱絲繩 二物者非特以其金朱之好顏色耳皆係乎人之顧盼也 **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啞**

膚倦撲滅 鄭曰啞作荅切 **賴爾甘服膺** 洙曰顏子得一物善則拳拳服膺 **物**

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膝 師

按唐史玄宗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相九齡既不見用因作白羽扇賦以自見其志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白羽為物可以驅蠅蚊為世所用九齡自喻也搜拂其質薄陋雖不堪代白羽猶足以驅除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材能全無用於朝廷曾搜拂之不若乎楚辭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者以金為幣錯鏤其文或謂之刀布後世用錢代之朱絲繩所以中琴瑟之用金錯刀與朱絲繩以利用而見顧豈特取其顏色之好以為玩物哉搜拂為物雖微有理義在蓋可用之除蠅柰何世人不肯徵信

詩十一

世三

其義而競棄之甫傷清秋廢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異其他時之復用然搜拂微有功於人猶護惜之况白羽其可奪於秋氣一弃而不復顧藉乎所以傷九齡之見弃而疾林甫之獲用也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趙曰斗牛之間有紫氣 **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 趙曰孔章臨亡戒其子為建安從事劍忽

躍出見二龍相隨焉 **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 師曰銅瓶所以汲水以濟人者也喻賢者宣君之恩以及眾世

亂則弃拘於寒楚時 **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趙曰想清可收用於瑤殿 平曰清

平之時玉殿深邃宮人以瓶汲 **側想美人意應悲寒楚沉**

井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音也 **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趙曰井中或得斷釵遺珥有黃金蛟龍之狀則有之矣

又於草處乞大邑瓷盤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

作寒

玉錦城傳君家白

盤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食物

古詩八首

律詩四首

閩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

鄭曰閩音聞

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

趙曰漢高皇后八年大尉入未央宮

擊口呂產天風大起也

河凍未漁不易得

黃河水一作鑿冰恐侵河伯

宮饗良人受魚鮫人手

割身煎和之稱潘安仁西征賦饗良人綏

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

洗曰一雪有骨已剝

李十六

紫菀春葱

紫菀春葱以贈四海一飛鱗七命云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蘋尾卅

緣老翁

前漢書九州膏腴顏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

碓何曾白紙濕

放筋未覺金盤空新權便飽

姜侯德

清觴異味情屢極

東歸貪路

自覺難欲別

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言姜侯孔兒非偽為也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

魚鱗鱗色勝銀

鄭曰魴符方切鱗北末切魚掉尾

魚鱗鱗色勝銀

北末切魚掉尾

魚鱗鱗色勝銀

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奔

赤鯉騰出如有神洙曰陶弘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

乘之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饕餮子左右

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洙曰西征賦獲人縵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羅羅霏霏徐

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洙曰秃尾魚名魴魚肥

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趙曰廣州記曰魴魚之美者也君

不見朝來割素馨鄭曰渠伊切魚鱗也咫尺波濤永相失鄭曰

屬西川道魚善變化乃龍之類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饕餮子左右縮項皆魚之名既飽歡娛亦蕭瑟謂樂極則哀繼之春秋隱公失魚於棠聖筆善之以為譏甫此詩初叙得魚之樂而未則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

又觀打魚

蒼江魚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洙曰一作取魚為能者操

舟疾若風鄭曰操七切時也撐突波濤挺义入洙曰顏回濟于觸深之泉見操舟者

若神西征賦徒觀其鼓楫回輪兩鉤投網重餌出入挺义來往也○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且曰善游者數能也潘安仁西征賦垂耳出入挺义往來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鄭曰屈強正作偃渠勿切梗矣也○洙曰蜀志曰武

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七發云其根半死半生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

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趙曰以三言打魚之故而驚動神物也山根鱣

鮪隨雲雷修可曰郭璞注爾雅曰鱣大魚似鱣而鼻短口在頰下鮪有斜行甲無鱗肉黃江東人呼為黃魚干

戈兵革鬪未止洙曰一云干戈革鬪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

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虫魚則麒麟至孝經接袖契

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師曰义魚义也持以入水網大繩也所以與網覆巢毀郊則麒麟不至鳳凰不翔自祿山之亂干戈日尋戕害生民之命亦已甚矣蛟龍改窟穴鱣鮪隨雲雷喻賢人君子遇亂而遁迹也聖人仁及草木昆虫今於戰鬪之際復暴殄天物

若此仁人君子忍為之乎使甫
得時遇主其仁政自可見也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朱曰曹子建新麪來近市汁

滓宛相俱朱曰以槐葉瘦麪為入具折資過熟加食愁欲

無碧鮮俱照筋鄭曰鮮香飯兼苞蘆蘇曰蜀人呼為

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驥神馬名

走置錦屠蘇朱曰金驥馬也蜀人元日入香寮

路遠思恐泥鄭曰乃詩

與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朱曰野人有美薦藻明

區區朱曰左傳頌獻於鬼神之菜萬里露寒殿朱曰上林賦

時須朱曰勤呂切

種蒿苳朱曰勤呂切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雨席許蒿苳向二旬

矣而苳不甲拚伊人覓青青趙曰別本伊傷時君子或

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

生將已矣朱曰以旱而物無生意也趙趙曰雲雷歘奔命師

伯集所使趙曰唐狄仁傑傳風伯清塵指麾赤白日湏洞

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趙曰謝眺詩森森散雨

足端本日頌洞色

足端本日頌洞色

足端本日頌洞色

起兒散足言雨散作而止足也巳風猶言止風風止則兩降西靡謂斜兩向西也 山泉落滄江霹靂

猶在耳終朝紆颯省信宿罷蕭洒堂下可以畦呼童

對經始誅曰經始言初無畦而始經構之也 苜蓿之常隨事藝其子破

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拆蘇曰魯哀公廿未

空惜埋泥滓趙曰易云百穀草木皆甲拆選奮迅泥滓 野苳迷汝來宗

生實於此修可曰揚子雲蜀都賦其竹則宗生簇攢俊茂豐美又左思吳都賦楠檣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崗族茂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

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誅曰言苳為苳所燕以喻賢者為小人見掩抑也 賢

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趙曰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恣非似邪使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苳出

荆杞誅曰小人眾也。趙曰芝蘭所以壅塞敗芝蘭眾多盛 中園陷蕭艾老

圃永為耻登于白玉盤誅曰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藉以如霞綺

莫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誅曰有其文者必有其容有其容才而終不為邦家所用。師曰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苳始雖成及高苳生長登於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彼無所用不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無耻乎以喻小人掩君子一曰登于玉堂則小人將何顏而猶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

園官送菜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苳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趙曰二曰比之義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蘇曰陶侃得張鮒園蔬曰以客常荷地主恩私家貧無所報但

實數略有其名存蘇曰祖平曰東漢文章掃地見今之圓冠輩略存其名已 苦苳刺如

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園誅曰此序所

手加額而已。趙曰出國語越王以會稽三百為范蠡地曰後世有敢侵蠡之地者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蘇曰祖平曰東漢文章掃地見今之圓冠輩略存其名已

誅曰此序所

君子也。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苦馬齒。莫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張載登成都白菟樓云：原隰植嘉蔬。師曰：嘉蔬比君子苦。苦馬齒比小人言。小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師曰：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焉。乃知苦苦。

輩傾奪黃草根。洙曰：蕙草也。小人塞道路，為能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洙曰：葵荏嘉蔬也。趙曰：苦苦。嘉蔬蕙草，雖不可為蔬而要之。君子之比。師曰：蕙草香有君子之象，蕙草見奪於苦苦。君子為小人所勝也。小人得志則作能驕。淫矜夸，驕所不至。故云為能何喧喧。葵荏嘉蔬，又為馬齒昏塞足見。小人勢盛，君子道消也。點染不易。虞師曰：喻君子為小人所污。絲麻雜羅紈，一經器。洙曰：一物內永挂鹿。

刺痕。趙曰：以苦苦馬齒一經器物所盛，則便永遠挂鹿之痕。然則君子固且傷所染矣。師曰：喻國家為小人所敗。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志士採紫芝，放詞避戎軒。洙曰：古有紫芝歌，亦神高士傳。秦世坑黜儒術，四皓於是作歌曰：哇丁負籠至，感動莫莫高山深谷。遙遙睡睡紫芝，可以嚙齧。哇丁負籠至，感動。

百慮端。蘇曰：孫鍾治疏圃為生。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蘇曰：劉維吾任真放逸，不能巧言取媚。大人長者多嫌，亦不愛時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洙曰：襄陽耆舊曰：記龐德公。及乎歸茅宇。洙曰：二云及。舍未曾嗔。趙曰：漢高祖。老病忌拘束。蘇曰：王祥老病，纏綿不堪拘束。應接喪精神。趙曰：使人。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修可曰：南都賦：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郊夏笋，秋莖冬菁。蘇毅：紫薑拂穢，羶腥注菁。薑菁也。黃石公三略云：牛力日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翻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朱曰一增繳勤

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皇不相待側頸訴高旻

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趙曰宋玉賦寒心酸鼻

驅豎子摘蒼耳趙曰蒼耳今所謂羊負菜也在詩則謂之卷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朱曰哇丁種田者也猶今之佃

民無以供日夕蓬秀猶不焦蘇曰久旱不雨王戎出郊語父渾曰炎歔赫赫嘉蔬盡槁

禾黍枯悴蓬蒿猶秀獨不焦旱豈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

風朱曰見本草蘇曰龍濟昨使哇丁去摘卷耳得滿筐莒者此物瘳風氣故分贈友人童兒且時摘

僕先時摘朱曰一云童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

剥相蒙幕趙曰洗其毛登床半生熟趙曰登食床也或作生柔或作熟菜下

筋還小益趙曰小益謂瘳風也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朱曰李衡以橘為木

數說江左計十六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夢符曰右按前漢書陳平傳或謂平何食而肥

若是其瘦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籬骨為紇頭飽食復何心荒

哉膏粱客夢符曰右按唐柳芳氏族論曰二世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富家厨肉臭

戰地骸骨白朱曰言天下荒亂饑饉存寄語惡少年黃金

且休擲朱曰燕太子者得荆軻與之臨地軻以瓦抵龜太子命捧金以進軻用抵之又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乃臂痛

爾。趙曰梁元帝古意詩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抵瘦長夏想為情

滑憶彫胡飯朱曰憶一作喜沈休文彫胡方自炊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彫胡又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彫胡飯常躬自採擷家近太湖湖中後自生彫胡無復餘草香聞錦帶羹

夢符曰右按荆湘間有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其苗亦嫩脆可食。師曰薛夢符云荆湘間有花各錦帶其花條生如郁李春末

方開紅白如錦初生葉柔脆可食渚宮又謂之文官花安陸王彦
輔中散云錦帶吐綵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臠錦帶花則予親見之
謂吐綵雞為錦帶則傳記所不載溜肥兼暖腹誰欲致盃
彦固博學而文恐其言亦有所據

嬰
秋日阮隱居致雞三十束

鄭曰雞胡介切
葷菜葉似韭

隱者柴

洙曰一作荆

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

洙曰詩卷

耳不盈頃筐
挽歌薤上露

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

魯曰詩云青芻一束

圓齊

玉筋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

洙曰一作腹

無憂

唐曰薤性暖益老人故云

二云關節也
甚旬月也

除架

洙曰瓜架也

東薪已零落

趙曰瓜架必以薪為之今瓜已摘則架上之薪零落也

瓠葉轉蕭疎幸

結白花了寧辭百蔓除

趙曰瓜實既結則其蔓可除

秋虫聲不去

暮雀意何如

洙曰架除而鳥失栖也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洙曰

一言瓜未生之初則作架以承之纒結花則有將實之望而其意稍怠矣故架壞則除去而不修也亦猶人事銳始而怠終○趙曰此詩作於秦州為客不堪如此然人生未嘗無初則公之初在太平之時文采動上聲譽烜赫本不如是之牢落也

發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

趙曰公自憫也
不忍蔬之彫殘

故於暮景之中
數其枝葉爾

天風吹汝寒綠露沾泥滓盡香與歲時陳

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六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九